



茅盾主编

半 年 谈

刊月半

3



星 庫 書 店 經 售

△近出新書▼

消夏圖	宋雲彬等著	四角五分
大賈小解	茅盾等著	四角五分
范蠡與西施	羣組賢等著	八 角
古屋	辛 劍 著	一元三角
海上述林(共二卷)	瞿秋白著譯	十一元
西洋雜誌文觀止	何文介等譯	各二元五角
已出三輯		
蘇聯與國際新形勢 戰爭分析	喬木等著	九 角
蘇德戰爭分析	文岸等著	八 角
簡明蘇聯歷史	胡 明 譯	二 元 角
在英倫前線	雲 玖 譯	三元五角
歐戰實錄(第二集)	申報館編	三 元
抗戰以來	韜 范 著	二 元

★地址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華 論 (半月刊)
第三期(三十年十月一日)

(牛年十二月初年)

主編 茅盾

社長兼
印人

發行所 筆談社

香港雲漢街太子行

總經售

星 庫 書 店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每冊零售港幣二角

址地文西
Belles Lettres
P.O.Box No.1803 HONG KONG

價		時 期		定	價	香港郵費	港澳郵費	南洋郵費
全	半	牛	年					
廿四期	牛年	二元四角	二角四分	一	一角八分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	半	四元八角	四角八分	二	二元八角	二角八分	二角八分	二角八分

每一日十六日出版

華談

第三期 目次

兩週間.....(二)

談一件歷史公案.....某盾(四)

- 皇帝之心.....此生(二)
 氣節與「石齊」.....胡風(五)
 鹿屬編.....于毅夫(三)

訓詁論.....查魯士(一)

弄樓日札.....柳亞子(八)

客座雜憶.....形天(量)

菰蒲室雜記.....尙庵(三)

渴飲智慧之泉深處.....唐瑋(四)

黃面孔.....鐵生(三)

福州淪陷前夕墳聞.....陳耀樞(二)

印與象.....馬葉譯(二)

日本的青年運動.....林煥平(二)

書報春秋：

中國宇拉丁化運動表.....文(三)

「希特勒的傑作」.....直(三)

讀史(七絕三首).....陳此生(三)

來自.....在一個動員站內.....戈寶權譯(三)

蘇聯的愛倫堡致全世界作家書.....(三)

消息.....柯爾納楚克談蘇聯各民族團結一致.....(三)

兩同志(小說).....阿美尼亞·特米羅作(吳譯)

挪威一店員.....威(三)

婦女動員.....文(三)

軍犬團.....文(三)

戰時英國之科學家.....華(一)

「翠盤」.....明(三)

插畫

哈代「林間」插圖之一(收穫).....(正文前)

哈代「林間」插圖之二(旅行).....(二九頁前)

太平洋：喂，老弟，這幾天你那裡接連出了幾件事，山姆叔叔的幾百條軍艦奉命「見即射擊」了，把海賊，這回是吃不了，兜着走罷？

大洋：嗯，可是老兄身上似乎有「太平」的可能。

大洋：也還沒個確訊，總算是有點意思罷。

大洋：他們好像在打如意算盤呢，有些人們看着，恐怕山姆叔叔會上當，老兄以為如何？

大洋：（笑了笑，反問）：老弟，你看他們兩家的矛盾就能說說笑笑解決麼？事到今天，山姆叔叔一

而要是繼續盡力幫着黃帝的子孫，那麼，放鬆點凍結之類要是能夠換取暫時的「停進」，你以為對於整個

反法西斯大局的利害得失又是怎樣？

大洋：（大洋還沒回答，忽然有兩個人爭辯之聲起來，把他們的話打斷。）

甲：當然，我們絕對不希望我們的友邦再有什麼緩靖政策，再幻想我們的敵人會尊重什麼白紙上的黑字。今天的事情，乾脆是兩個前途：一是放棄緩靖，加緊壓迫，一是老實來個總解決。什麼局部妥協，「停進」，不過養虎胎動。

乙：如果繼續加緊接濟我們，而我們又真正切實組織反攻，自強不息，力求進

步，那麼，即使他們的局部妥協實現了，何必悲觀；我們也還是滿有辦法。不想自己，只盼人家，那……

丙：可是凍結放鬆一點，物資再給一點，無論如何是增加敵人的力量，也即對我們不利。

乙：當然能不這樣最好，而且事情還沒結果呢。

甲：只要我們自家爭氣，人家即使打算犧牲我們也不能夠，何況現在看來，也還不至于。

丙：（熟視甲乙，垂頭不語。） ◆ ◆ ◆

拿破崙的鬼魂：哼，三個月滿了，足下遠在斯摩倫斯克，初雪倒已飛過，可怎麼辦哪？

希特勒（抱臂在胸，咆哮）：一切按照預定計畫！

拿（微笑）：三個月，你丟了二百幾十萬人，上萬的坦克，上萬的飛機，大炮。你說過不止一次，布爾雪維克的軍隊已經瓦解，沒有抵抗力了。可是三個月完了，你又時常說，紅軍堅強抵抗。到底怎樣？

希特勒（歇斯底烈狂叫）：一切按照預定計畫！

拿（閃着目光冷笑）：看看你刺刀下的十四國，東也窶工破壞，西也暴動示威，睡在火藥庫上的你，到底怎樣？

希特勒（冷汗滿頭，大跳）：一切按照預定計畫！

拿破崙鬼魂消失，但冷峭的聲音破空而來：孺子不可教！

（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日）

皇帝

生

之 心

偶然翻閱「邵氏見聞錄」，有這麼一段：「太祖（趙匡胤）待趙韓王（趙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馬德麟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當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看下去，又發現這麼一段：「既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府；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局錫兵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櫃，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穢者尙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

這自然使人感覺有點矛盾，但正活現着封建的統治者的心理。如果只懂得「旌其潔」而不懂得容許其「聚斂財賄」，會使得臣子們因所欲不遂而覺得毫無威嚇，就不能不容許其狂噏。然而，那一羣警犬狂噏

好處，便不肯做「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以報「陛下」這樣的「社稷之臣」了。但如果一味縱容其「聚斂財賄」而不倡導「廉潔」，又會使得臣子們專心致志於「子女玉帛」之爭逐，置國家大事於不顧。

因此，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誠然是不可不提倡的；



昏庸沒落的皇帝如秦二世，明天啓之類自不足爲據，所謂創業之主如宋太祖，也公開底議「強占中人第宅，聚斂財賄」，足證這確是必要的手段。而這手段之所以成爲必要，由於皇帝視江山爲私人的財產，視人民爲被征服的奴隸；其目的只在乎使自己的一系永遠「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並沒有爲人民謀福利的誠意。皇帝所最恐懼的是「二心」之徒覬覦他的富貴，故不能不養着一羣警犬，嚴爲戒備；要警犬克盡職務，就不能不容許其狂噏。然而，那一羣警犬狂噏

得太過，又會弄到民怨沸騰，對於「朕」的江山也是不利的；故不久又須得頒下一紙垂念「民間疾苦」的詔書以示「朕」之尊重「仁義道德」。

於此，人們可以了解皇帝的心事了。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在皇帝的心中是另有其特殊的意義的，舉凡一切有利於「朕」之統治的行為，都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舉凡一切不利於「朕」之統治的行為，都是反「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在人們，是看見皇帝一方面提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方而獎

挪威一店主

挪威的托洛姆沙（Tromsøe）有一書店主人於門口懸一廣告曰：「五十小時速通英文，在托尼們（英人）未來以前。」納粹特務人員見之大怒，令即除去。店主違命，但換一廣告，則曰：「五十小時速通德語，在我們的德國朋友離去以前。」納粹特務見之，怒不可遏，店主遂被關入集中營去了。（成）

婦女動員

根據婦女動員之計劃，凡英國少年女子二十四歲至二十五歲者，應向主管機關報告，以便指定服

勵「不要臉」，但在皇帝的心中，「不要臉」也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自然，如果真的「天下爲公」，古聖人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會被採用，皇帝就不必這樣費心了。於此，人們得到這樣的結論：人民有權來管理「衆人的事」的時候，是「封建時代過去了」。



役。預計全國受此法令影響之少女，當有二百餘萬人。八月以後，向主管機關報到登記者已超過二百萬，其中有二百三十三萬人且已到各工業部門服務，在未派定服務工作以前，可陳述其服務之志願，以便主管機關參考而派給最適宜之工作。（文）

軍犬團

英國正在積極訓練特種軍犬，陸軍部並已計劃組織「軍犬團」。被訓練之犬種，包括Austrians, Labradors, Collies, Airdales以及湯哈種等等。職犬則不適用。此種犬種，業已公開向民間徵求。據聞本年五月初，四天之內，應徵之犬，即達七萬頭之多。英國各處現有指定專為應徵之犬施行體格檢查之專門機關云。

（文）

談一件歷史公案

矛盾

近來讀報章刊物，常見談論歷史的文章，因此也引起了我的興趣，湊個熱鬧，就抓一件千古奇冤的公案來談談罷。

這件公案，就是易庸先生的「東窗之下」所取材的宋朝岳飛的冤獄。（見大衆生活新十號）易庸先生取這歷史題材來寫「故事新編」的「東窗之下」，他有他的注目點，讀者自能看出來，此非本文所要論列。我對於他的看法，也同意；不過在同意以後，還想加一點補充。而這一意思，又是讀了本刊上期陳此生先生那篇文章引起來的。

提到南宋的高宗，通常都把他看成一個貪圖苟安，雖不怎麼「昏」，然而頗為庸碌糊塗的一個人。提到秦檜，通常又都把他歸進「弄權宰相」的一類，以為他是擅作威福，營色貨利是好，相同於楊國忠那樣的傢伙。但是據我看來，這未免小覬了秦檜和高宗！這兩位，一個是頗為精明，一個是相當謹慎恭順；如果說高宗受了蒙蔽，為秦檜所包圍，而秦檜是專橫乖謠，他們要是地下有知，高宗也許要竊笑，秦檜大概

會呼冤的罷？殺岳飛，實在是他們兩個串通了幹的把戲！

為什麼要去掉岳飛？因為岳飛是高宗君臣對金人和議的最大障礙。為什麼罷免之後，非殺不可呢？因為岳飛帶領重兵，迭建功勳，倘使無罪便護釋放，既然放不得，就只有殺了他。為什麼高宗君臣一意主和呢？因為高宗是精明的，他從保守「祖宗基業」這一點上考慮，從當時他所托足的半壁江山的現實問題上加以研究，認為對金議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樣一來，他雖然把「祖宗的基業」丟了一半，但剩下的另一半則尚可保有；秦檜是謹慎恭順的，他執行了高宗的意旨，而且還為了顧全朝廷和諸將的關係，他還自負惡名，這難道還能說他不「忠」於朝廷？

要說明上面的論斷，我們須把宋朝南渡前後的外情勢，先作一個鳥瞰。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同，牠是「先天不足」的；建國之初，牠就帶着「外損」和「內虛」的重大症候。雄踞北方的契丹族（遼），早已奄有燕雲十六州（河

北山西北部），這大塊土地雖然不是宋太祖手裏失掉的，但這位開創基業的「真命天子」並不能收回，而且也沒有收回的計畫；他反而定都於黃河以南的汴京

這是歷朝所未有的。這是宋朝從「胞胎」裏帶來的「內憂」。

和「內憂」的重症，都沒有辦法，且也不求辦法。那一條黃河是不能阻擋南下的鐵騎的。這是宋朝從「胞胎」裏帶來的「外患」。另一方面，五代十國的五十多年的紛亂，使得自從唐朝末年就發生了的土地問題更形嚴重；貴族，官僚，豪商，地主，擁有天下最多最好的耕地。「莊園」遍天下，事實上等於農奴的所謂「客戶」，佔全國農民的半數以上。宋統一以後，未定「田制」，對於這一個內部的嚴重問題，竟至設法以求暫時解決的議見與魄力也沒有，而僅僅注意農業生產力之開發，希望藉此稍蘇「民困」。不知大部分土地既已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則農業生產力開發之結果，蒙其利者不是大多數的農奴而是少數的地主，甚至也不是小農自耕農，徒然更加助長了土地的兼併，造成更多的農奴。唐朝是在「開國」以後二百年，「均田制」名存實亡的時候，土地問題這才嚴重起來，這才發生了「流竄」數萬里，「荼毒」遍天下的「黃巢之亂」，但宋朝却在統一以後四十多年就爆發了四川農民的大變，王小波李順居然以「均產」號召。

鎮壓農奴。

趙宋一代，沒有發生權臣逼主的事，這便是太祖的權術奏了功效；然而外患問題和內亂問題却一天天

崩平遼亡金興，北方強鄰的鐵騎，已非金朝所可擋；千萬餘戶的農奴以及困於重稅而逐漸走入農奴命運的四百餘萬戶的小農自耕農，也到了奔逃而走險便只有死亡的地步。仁宗時真卿之亂，即是第一聲號砲。徽宗之時，外事正急，却又接連發生了淮南宋江之亂以及浙江方臘之亂。汴京既陷，倉卒南渡，然而尚不敢建都於金陵，而選中了臨安（杭州）；在這時候，湖南又有鍾相的大規模的農民起事。這就是兩渡前後的內外形勢。

汴京淪陷以前的和戰之爭，則南渡以後，實在已成過去了。那時擺在眼前的問題，是這一些：半壁江山的封建地上，希望以對外屈服，換取自身利益的保障，希望每年化了八千萬貫所養的兵，專用以對內，（鎮壓農民）；金人暫時無渡江之意，希望有一個休息時間來鞏固他的佔領地域；小商人、手工業者，以及農民，他們憎恨異族的侵略者，然而同時也要求解除生活上的痛苦。（當時小商人、手工業者負担捐稅甚重，至於農民的負担，除正規負擔而外，還有「加耗」，「丁口稅」、「和買」，以及其他許多雜稅），肅清政治上的積弊與貪污，（除貪官污吏外，宋代的封建地主串結胥吏，巧於規避，賦稅所不及者，十居其

七）；流亡的貴族地主希望「光復故業」、開下戰，

但對於內政又趨向保守，他們這一派的代表，主要的可說就是岳飛

這是當時的現實情勢。宋朝南渡以後的「國策」，勢不能不從這些現實情勢出發。

「趙官兒」怎麼辦呢？他有許多要考慮：江南的封建地主的要求，他不能不考慮，如果鍾相一流的農民怒潮把封建地主衝掉，那豈不是大宋皇帝的寶座發生了動搖？流亡的封建貴族的要求，他亦不能不考慮，因為這些失却了巨大「莊園」和農奴的貴族們雖然在經濟上已無足重輕，但在一部分的文臣武將中間還有勢力。敵人金國方面的態度呢，也值得注意，因為這給他一個可以苟安半壁的暗示。只有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農奴的要求，不值得高宗皇帝一顧，因為他們的要求和他寶座的利益兩不相容。但是還有一個暗影使得高宗坐臥不寧，這就是主戰派的代表岳飛的威望和實力一天天增大，頗有成為武臣中巨頭的可能，（岳飛當時為三個宣撫使之一），地位實力與韓世忠張俊相埒）。而這是祖宗深切垂教必須防杜的一件

故金人縱之使歸；秦檜是否承受了金人意旨，歸作和議活動，暫不置論。但秦檜對於時局的看法，當與高宗所焦慮者正相合拍，加以他又知金人暫無南下之意，更可使高宗放心。所以奏對以後，高宗即信任之，稱其「忠朴過人」。

問題非常明白：如果爲「民族利益」着想，或者

，把皇朝利益和民衆利益統一起來着想，則對外必須主戰，對內必須改善人民生活，裁制豪強，並使每年八千萬貫的軍費由擁有無數「莊園」與農奴的封建地

主負擔其大部分；但這樣偉大的氣魄，英明的果斷，非所望於高宗！於是退一步，專從保守「祖宗基業」，鞏固寶座着想罷，那麼，一、既不願裁制豪族，損及封建地主，二、就不能解決甚至緩和農民的騷動，因而三、兵力如用以對外，即無以防內，況且四、即使能夠收復汴京，在「祖宗基業」上所加益者不過一個殘破的舊都，而勢將產生一個兵權太重的武臣（岳飛），則對於寶座的威脅實在太大了。

把這些利害輕重仔細考慮以後，當然和議是「上策」。而岳飛也不能不殺。所以我說宋高宗並不是庸

碌糊塗的人，倒是頗爲精明！

但是主戰派的流亡貴族的反響也得預防，所以父假裝糊塗，由秦檜出面去幹，以便反響來時有一退步。所以我又說，這一件公案實在是高宗和秦檜串通了幹的。說高宗全不知情，而只是秦檜矯詔，或說高宗受了包圍，這都是皮相之論。

南渡以後的「國策」就這麼決定：對外納款求和，對內加緊剝削，以剝削所得，每年化八千萬貫養兵，專門鎮壓民衆。

歷史上，在特定的時機，封建皇朝的利益，可能與民衆利益相一致；宋朝南渡之際就是這樣一個時機。可惜南渡的君臣雖尚精明却遠不夠英明，而氣魄之小，又如田舍翁，因此只配北面稱姓，以小朝廷自娛！

封建皇朝的君主，也有能將皇朝利益和民衆利益合成一致，有大作為，而爲本民族爭光的，唐太宗差爲近之；這樣的封建君主也就是民族英雄。所以唐太宗畢竟可敬，而宋高宗則可鄙，所可歎者，世間還是

宋高宗居多！

八月十三日

翠樓日札

五
子

六、廖仲愷先生

國父賦性寬仁，門下人才輩出，要不能無梟燐雜進之感。身後傳人，以余所見，當推惠陽廖仲愷先生爲巨擘。先生堅貞盡瘁，百折不撓，故國父晚年倚之如左右手。國民黨組織，實行三大政策，咸出其一力所贊襄。鼎湖龍去，立持粵都大政，尤能秉承遺教，不爲外物所誘脅。顧卒以是見忌於反革命者，鉏麑一擊，竟夭天年。厥後罪人斯得，復以瘞斃，究亦莫明主使之出於誰氏也。棟折榱崩，天傾地坼，從此中國革命史上風雲變色矣。冀弘碧血，初葬於黃花岡畔，與七十二烈士暨朱執信先烈之遺蛻相望焉。一九二六年五月，余遊廣州，謁先生墓道，百端交集，得句云：『亂草殘陽哭墓門，從知人世有煩冤。風雲已盡年時氣，涕淚難乾袖底痕。何祇成名嗟阮籍，最憐作賊是王敦。正夫橫謗誰能諒，地下應招未死魂。』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已。一九三六年，遷葬南京，附國父陵園之次。其黃花岡畔遺址，親友爲建紀念碑，寥夫人屬余文以張之。於先生志行及其關於中國革命之影響，三致意焉。惜文稿未攜行篋中，無從逐錄。嗚呼，北望秣陵，南瞻羊石，大好河山，淪爲犬羊窟穴久矣。安得雷霆迅掃，使我衰朽餘生，猶有驅

車憑弔之一日耶！

七、後丹青行

廖夫人南海何香凝女士，早歲參加中國同盟會，國父甚倚重之。晚受顧命於北平行館，益以勵行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自任。大義所在，生死誓之，弗以利害撓其毫末也。

籌國之餘，喜以續事自遣。一九二九年秋，夫人去國遊巴黎。翌兩歲一九三一年春，馳牋以所寫松菊巨幅命題。余仿杜陵贈曹將軍丹青行，并次原韻，作「後丹青行」以應之。其詩云：

冊年革命中山孫，惠陽仙侶同及門。
黃弘埋血死不朽，周榮恤緯今猶存。
當年南粵盛才人，跋扈始識桓將軍。
新亭慟哭河朔飲，酒徒一散都如雲。
微言愧我稱先見，慷慨長辭粵王殿。
杜門已悔錐處囊，亡命還愁劍剗面。
多君仍挺魯陽戈，贛鄂從征冒矢箭。
武昌雖小正朔尊，巍然坐看玄黃戰。
可憐駢馬噬驥驄，水火朝端論不同。
殷浩虛名誤天下，九章哀郢悲回風。
過江名士多於鷗，惟君崛起羣流中。
一慟昭陵畢萬緣，誓言去國凌長風。
去國三年居海上，筆床茶灶東西向。
補天鍊石夢荒唐，滴粉研朱情悵惘。
餘枝丹青迴絕倫，羞爲凡葩寫形相。
後凋松菊入畫圖，雪虐霜饕豈沮喪。
文章有道交有神，惟我與君同性真。
江山搖落千行淚，家國興亡幾輩人。
秦廷大夫詎足罵，陶家三徑寡嫌貧。
吁嗟乎，勁節孤芳世已稀，願君善葆堅貞身。
繁余下劣，豈敢妄擬詩史；要之大革命前後滄桑之變化，讀此詩者，庶幾可以彷彿之歟！

日本的青年運動

林煥

武漢雜筆

尾花弘明著

馬葉譯

戰時日本文化動態之二

青年是國家的生命，青年是國家下一代的柱石；青年是可愛可畏的。不見納粹也有青年團，法西斯也有青年團，日本文部省也有直轄的少年團少女團，連我國也有青年團嗎？不見各國政府都化不少的錢于教育事業，以納青年思想于「正軌」嗎？爲的青年是國家的主人翁現在的主人翁不能不顧慮到自己的後繼人。

爲了這樣的原因，各國當局者都很注意青年運動，日本也不能例外。但青年運動和政治運動是密切不可分離的。各種政治運動都有它的青年運動。從這樣的角點，我們來考察一下現階段的日本青年運動。

日本的青年運動是多種多樣的。這是現在複雜多歧的日本政治的反映。若把它的分野主要地分開來，則如次：

一、皇道翼賛青年聯盟 這是沿着大政翼賛會的線路，集結青年，支持近衛的。屬於這一派的，有日本建設協會的尾崎陞，至軒寮的穗積五一，櫻積七郎兄弟，三上卓，大日本青年黨的瀧勇治，兩谷翁夫，結誠社的片岡駿，東方會的長谷川駿，本領信次郎等重要「青年

滿蓋灰塵的路樹
帶來了五月的哀愁
走遍石版片片的市街
懷憶起我故鄉

——佐藤春夫

五月初旬某一個天晴的早上，漢口三教街有一列葬儀在那裏經過，朝西邊走。一個鍍着玻璃的棺柩，用一匹瘠瘦瘦乏的驥馬拖引而行，很吃力的樣子。棺柩上有三兩束花，後頭幾個黃蘿色的外國女人，手裏也握着一些，隨葬而往。這種風景令我想起 F·詹姆斯士淒涼的詩句：也許就是近東那邊小國的習俗，而棺柩中的死者，說不定是個瘦而高的老人，兩腮長滿了白鬍子，一生作客天涯，身死異鄉的。送葬的行列穿過密綠的路樹蔭，在外國墳場中隱沒了。像屋脊一樣的

二、日本主義青年全國會議。這是與皇道翼賛青年聯盟對立的，至少是並立的，去年十月，確定式成立。屬於這全國會議派的，有直心道揚的大森一聲，大日本生産黨的白井高確，愛國社（及愛國學生聯盟）的松木良勝，興亞青年運動的兒玉舉士夫等重要青年份子，他如皇道教揚會，政教社，建國會，黑龍會，皇道會等四十四個右力團體青年分子也都參加了的。

他們自己稱「皇道翼賛青年聯盟」為「大眾派」，稱「日本主義青年全國會議」為「國粹派」或「傳統派」。這是日本主義運動內二大底流之大眾組織論與中核組織論之對立的表現。前派認為「青年的使命」是「最建設地最主體地實踐奉公翼贊任務」。後派則認為「新體制的原義必須立腳于日本精神，向堂堂皇國固有的大道邁進」。從這裏，很容易看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兩種性質，兩種型。一般的說，「皇道翼賛青年聯盟」是以中小工商者為階級背景與經濟基礎，使他們的頭腦不至子那樣固執與保守，而可能模仿他們的軸心兄弟；「日本主義青年全國會議」則以日本特有的半封建勢力為階級背景和經濟基礎，所以他們以「萬世一系」的「日本至上主義」為法西斯主義的中心內容。在現階段，這兩派法西斯的鬥爭，差不多已成日本政治的主要矛盾了。

但是，上述二種的青年運動，還不能包括日本青年運動的全部，至少還有一種青年運動為我們所絕對不能抹煞的：那就是反戰反法西

二字篆叢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葬在矮高地方的十字架。

又是夏天了！這季節用着準確的脚步，帶來致命的酷暑。繼續着是晴天，街旁疏疏落落的榕樹榆樹，長着密葉；夏天在運動。黃昏時刻在三教街附近散步，忘記了的鄉愁又突然涌上心頭，像一陣綠浪。

◆

今年春間以來，街上多了好些日本女，但她們的心眼很高，不願意和舊金微薄的獨身者對搭，其中有個女招待，連人家一千四百塊錢的存款相也瞧不起，這雖然是個特殊的例外。

總而言之，漢口青年人的青春是不幸的。有不滿足的愛情飢渴，常常就歪曲了他們的生活。我原諒他們把生用票換成法幣，到租界那邊的飯店，尋求尚未絕望的安慰。

一個變了心的姑娘給人槍殺了，兇手是個廿七歲的日本青年。令人心

斯反軍閥的青年運動。這是不能露面的，地下的，異常艱苦但又異常普遍，可以說是最有羣衆基礎的運動。這些份子；大多數是左翼的和自由主義的進步份子。因為他們的運動是地下的，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找到具體的事實來說明他們活動的態度，但從日本當局的措施和上層份子所透露出來的若干消息，已甚足供我們參考。我們現在舉出如次的傍證：

東京帝國大學於去年十一月，禁止與校外政治團體聯繫的學生運動，今年初，又命令解散東大精神科學研究會及其各種校內團體。文部省（教育部）也于本年一月命令禁止橫斷的學生政治運動。這種政治運動是怎麼樣的內容，雖不明確，但有一點却十分明白：假如這些學生政治運動是與日本學生協會，愛國學生聯盟，東亞學生聯盟等合法團體聯繫的，則學校當局和文部省當局恐都不會加以禁止或解散。當局不正是在各大學裏岌岌於組織「報國團」嗎？這可反證學生們正是參加着一種方向和性質都不同的青年運動。

「東亞新秩序研究會」組織部長川尻連夫氏，通過多次「新傳生活者時局研究會」去接近青年，所得出來的結論竟是如此地驚人。以下便是他自己的述懷：

「對東亞新秩序研究會約一千五百會員……這裏面包含剛離開學校的年青職員，大公司課長級的職員，或自己獨立經營商業的人們……我第一對他們講的，而且要使他們首肯的，是如次的事：你們到底產生了怎樣的獨自的文化呢？你們以為自己是什麼都懂得了，但是，你們有的却僅是非

寒的氣氛飄滿了漢口的一角。

究竟是要像餓鬼一般去積蓄錢財，還是一文不留的浪費個精光？我們應改變除了走這兩者之一而並無他路的生活。在沒有自愛心的生活中，明日的建樹決不會來臨的。

街頭上

女人兩頰血紅

春天腐爛了

——「袁果坤」



今年有人在漢口做「文化工作」

。但「中日文化合作」這口號由何而生？中國古語說「正己正人」，這句話表示出有許多場合應以民族為單位

。離開中國的傳統，就沒法子生根長苗的。竹與木的接種，長出不結子的花，就算怎麼開得好，還含着這樣危機：說不定什麼時候，竹還是竹，木還是木，各歸原形。

什麼「東亞保衛歌發表演奏會」

常偏狹的知識，而且那完全是明治初年來繪裏櫻堂地輸入來的舶來品，因此，你們所持有的可誇的知識，完全是外國的舶來品啊。

但是，他們長期間都宣奉了這種思想，是不容易覺醒的。一時代前的知識份子那樣勇敢地熱中於忽視國體的左翼思想，為什麼對於今日打開時局的救國運動倒毫無熱情呢？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經過和這些人們種種接觸之後，就漸漸明白了。他們那樣地熱中的左翼思想，原來是他們無批判地吸收，而且認為它是他們所相信為正確的資本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的延長的。」

在這一段話裏，無可否認的，他是自供了日本薪俸階級的真正思想傾向，是前進的，是完全與日本的老爺們的國體思想背道而馳的。上述第一二種青年運動，徒具形式，只有最後一種的青年運動，才具有真實內容。這是我們理解日本青年運動時所須特別注意的。

讀史

陳此生

東林猶有舊蠻猜，莫管胡師滾滾來；大馬但知迎主意，君王愚昧愛奴才。

宋滅明亡自促成，是非功罪史分明，朝廷誤國還推諉，說道昏生意氣橫。

九年籌畫起烟塵，可笑滿廷頑固臣；野草幾曾燒得盡，春來已是隔朝人。

中，每天加插着妖豔的陳翠青的俚曲和雜耍而把聽眾迷得心猿意馬。第一天開會，她拼命的唱「東方民族聯合起來……」，過幾天，在法租界某處妓院中有人唱那首歌，人家問什麼地方學來的，她說在在前天的演奏會！事情該呆住了那些計劃者的。

最近，漢口負責做「文化工作」的日本人之間，無不充滿了倦怠和昏迷的表情。這並不祇是筆者一人的情緒的犯發。事實上每個負責「復興武漢」而到這里來的日本人，很明顯地是疲倦了。

（摘自八月十九日華商報燈塔）



渴飲智慧之泉深處

唐 琨

雪萊（P. B. Shelley）在他的「阿拉斯脫——寂寞的精神」的詩序裏寫道：

「這首詩……寫人類心理中最醜惡味的一個狀態……它表現一個天真未熟，而富進取，又有天才的青年，當他接觸了一切精美和崇高的事物，而燒紅了，精鋼了他的想像力之後，由這想像力導引他，他思放了宇宙萬物。他在智慧之泉的深處渴飲，然而仍不能止渴。現實世界的宏偉和美麗深深的墮進了他的「一套概念中」，這一套概念倒也是肇基萬方，變化無窮的……」

這一種最醜趣味的人類心理狀態，是詩人雪萊自己的病態，也是大多數詩人的通病。

五代荆浩筆法記有一句話，『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慾參青闕，代去難憇。』在智慧之泉的深處渴飲，原來並不是病。而且，這還是非名賢不能做到的呢。

哲學家之智慧，愛人的美麗與一切詩人的神奇於一身的「人」，如果他找到了，便可以滿足的。他以浪跡天下的漂泊者的姿態出現，而最後則絕望以終。這首詩雪萊寫於一八一五年的秋天。到這年十二月，他添寫了前面那一段短暫的序。當時，雪萊正值他自己的理智暫時期。但就在這首詩寫出以後，他離開了理智，離開了智慧之泉。當他離開智慧之泉的時候，他還痛痛快快的罵了一頓。

『……不愛摩訶，無所期望於人生，高蹈雲端，對

人類沒有同情心，不能為人的榮耀而榮耀，人的悲哀而悲哀，這些人該受唾罵。他們不能感受人類的共同的天性，他們憔悴了。他們在德性上已經死了。他們不能做朋友，愛人，掛界的公民，他們的祖國的造福者……那些不愛他的可憐的人，過的是不開花不結果的生命，為他們的老年造了一個悲慘的墳墓……』

但是如雪萊所說，這種渴飲祇是不能止渴。『阿拉斯脫——寂寞的精神』是一首自訴詩，裏面描寫了那青年底渴求智慧而不能止渴時的苦痛。在一個「人」，相信找到了這樣的一個集